



极致处，可通神

□ 米丽宏

读初中时，学到一篇课文《核舟记》。那枚核舟用一颗长不盈寸的桃核雕成，呈现的是“大苏泛赤壁”的情景。核舟的舱里有窗有门，且门窗可开阖；精致的栏杆上，一副对联历历可见；船头三人，各具性情，一旁舟子的动作也活灵活现。

这核舟令作者魏学洙由衷赞叹：“其技艺灵怪矣哉！”而作为学童的我们，则感觉“太神了”！

“神”，是对人、物、技艺的极致赞美，含不可思议之意味。常人觉得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，器物具备无以复制的极致精美，都会被冠以“入神”的赞美。

这枚“核舟”，算是中国工艺史上微雕艺术的经典之作。如今，更有以头发丝、米粒为材质的微雕作品。中国微雕大师常世琪在一根头发丝上雕出的鲁迅头像和相关文字，在上万倍显微镜下观看，形神逼真，栩栩如生。德国曾展出刻在一根头发上的漫画书，这部名为《胡安娜编织的星球》的世界上最小的书，共分12幅图，

显示的是一小女孩创作音乐、种树等场景。

不止微雕，所有的艺术，都是没有止境的王国；进入越深，越能发现它的奇幻无边。微雕之美，美在“方寸之间具千里之势”，所谓的笼天地于形内，挫万物于笔端。而一个艺术家要创作优秀的作品，须有静心、有定力，有吃苦精神；更须有毅力、有自信，百折不挠。还有一个相同的规律是，他们皆是凭着恒心和毅力将创造性发挥到极致的人。

画家黄永玉临近百岁尚在作画，且不说他的画多么个性，他写在画上的题诗，就让人叹为观止。有些字只有印刷体小四号那么大，几乎就是书籍里正文的字号。朋友赞叹的时候，他说，如果纸好的话，还可以写得更小，小到只有这些字的四分之一。朋友问，那么小的字，您看得见吗？他道：不需要看，全凭感觉。这“全凭感觉”或曰“肌肉记忆”，其实便是打通了人和“技艺”的壁垒，已进入自由王国，

是真正的“通神”之境了。

古人云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，当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投入的时间越多，越聚焦，越持续，所花费的心力、心思、心神越多，他在这个领域就会越通透，愈能够获得别人无法获得的能力，以至于“如有神助”了。

而做事追求极致，其实就等于追求“通神”之境，神生智，智生能，能力就是这么炼出来的。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曾说：“你追求极致的人生，人生才会给你极致的体验。”极致，是最佳意境，是最高标准，也是有限人生里的无限追求。

俄国作家列斯科夫在他的小说《左撇子》里写到几位俄国工匠打造了一个会跳动的钢跳蚤。钢跳蚤只有一粒灰尘那么大，工匠们却为跳蚤的每个脚上都钉上了真正的铁掌。这还不算完，手艺最厉害的左撇子，竟然还在每个铁掌上制作了小钉子。可以说，匠人们将匠心匠艺做到了极致，以至抵达了巅峰，成了一种传奇。

这也让我想起了我们民间对一种“能人”的描述，说他们可以“给苍蝇戴手套儿，给蚊子戴口罩，给跳蚤钉脚掌，给虱子戴脚镣儿”，跟俄国作家笔下的“左撇子”也不相上下了。这个顺口溜虽有戏谑成分，但细想之下，这“功夫”之后的“工夫”，不能不令人敬佩。

匠人们用笃诚的坚守与不断的突破，向着极致的境界挺进，也让人们看到了世界之无限深幽、辽阔和无限的可能性。你对世界有多用心，世界就会对你有多用心，这也许就是能量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——能量守恒定律吧，算是生命的能量学了。

极致的付出，换来极致的境界。寻常世界之外，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；指给我们那个世界的，总是一些追求极致的人。他们在追求与探寻的过程当中，悄悄地实现了自渡，以及渡人。

事到极致可通神，此言果然不虚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点滴

木已成粥

□ 李海庆

小和尚宁远刚练字那段时间，常常抄来一些词给师兄智远看，让他评判一下字的正误。初学写字的人，难免会写出一些错别字。智远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宁远检查，并且指正，捎带着还要给宁远讲一讲词语的意思。

在智远悉心的指导下，宁远写字有了很大的进步。而在不断的进步中，又在所难免地出现新的错误。

有一天，宁远抄了一个词“木已成粥”，智远看过之后忍不住笑了。他对宁远说，木头怎么可能变成粥？这个词应该写作“木已成舟”，意思是“树木已经做成了船。是说事情已成定局，无法改变”。

宁远眨着眼睛对智远说：“木头也可以变成粥。”智远摸着宁远的脑袋，笑得更厉害了：“木头怎么能变成粥？”

宁远说：“是我亲眼所见，用木头做柴，煮水熬粥，最后木头化成青烟，无影无踪，而一锅粥却已煮好，所以说木头变成粥！”

智远听完宁远的话，思忖许久，觉得宁远的理解虽偏离了词语的本义，细细想来，却有着无尽的禅意。

木头化为袅袅炊烟，一锅粥却呈现在面前，而香甜的粥，又何尝不是木头的另一种存在方式？

皑皑积雪，化成溪流；纷纷落花，零落成泥……

许多离我们而去的美好事物，其实未曾远逝，而是以另一种风姿呈现现在我们生命里，这便是永恒。

——摘自《人生与伴侣》



月亮的呼唤

□ 谢祺相

到了秋天，月亮便生动起来。尤其快到中秋，万物趋于萧条，草木庄稼显出一生中最狼狈的疲态。而此时月亮却越来越丰腴，亮丽圆润的脸庞表情丰富，仿佛有千言万语需要诉说。满月当空，连带着生动了夜，温润了冷秋渐临的人间。

月亮是从水中生长出来的，要不，怎么会如此水灵？月中的嫦娥是人间的女儿，夜夜凝视着地球娘家，还能看到情郎的身影吗？还能听到母亲的呼唤吗？千百年的时光已过，人间早已物是人非，不变的是心中那柔柔情愫，眼珠儿窝在眼中，寂寞在心里累积，孤独带来的苦与痛让时光都日渐消瘦。不如趁着如此月色，唱出心中那首萦绕不绝的情歌，亿万人在赏月，他们与你一样心中充满思念，想唱一曲响彻天上人间的温馨之歌。走出神话营造的境界，面对欲说还休的月亮，有多少人愿意把它认作自己的女儿，女儿出嫁，牵挂的是父母的心，牵动的是心底深处的情感。你一句思念亲人的呼唤，便会换来千万句真诚的祝福，祝福月亮永远明亮，祝福女儿永远幸福。

月亮是从土里生长出来的，要不，怎么会有家乡的味道？那棵永远屹立的桂花树，正香了儿时的窗。落叶飘到梳妆台上，正是自己多年前的俊俏模样。有风吹过，树叶发出“沙沙”声响，不正是久违的家乡方言吗？难掩心中的感动与激情，也学着说上几句，即使土得掉渣，也好过硬

梆梆的官话，好过每日里东奔西走找不到自己的根。不要说月亮里有什么砍树的吴刚，那是母亲忙碌的身影，晚饭做好，已经端上了桌，棉衣缝好，已是晒了又晒，只是离家千里的儿女，何时才能回到母亲的怀抱。也许，母亲跟月亮一样沉默，不喜欢把心中的情感向你诉说，但儿是娘的心头肉，在中秋月圆之际，分明感受到月亮和母亲越来越强烈的声声呼唤。

月亮是树上结出来的，要不，怎么每年秋收的时候，都会这般圆润可人？看到月亮，仿佛一下子回到童年，还记得在月下和伙伴们玩耍而乐不思归；还记得看着月亮听奶奶讲那神仙们匪夷所思的传说；还记得爬树登山想离月亮更近一点，好摸摸那圆圆的脸；还记得渐渐长大在月夜里离家，懂人心思的月亮是亦步亦趋，总也舍不得分开。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还是会在每个中秋之夜圆出所有的温情，只是记忆中的小村已逐渐模糊，儿时的玩伴早已四散分开，过去的时光已无法倒转，思念中的母亲已逐渐衰老。相信每棵树都能结出月亮，不管是弯月如钩，还是满月如盘，只要你的思念还在，一定会听到月亮发出的呼唤，令无法归乡的你潸然泪下。

中秋夜，月朗朗，不管你柔情似水，不管你心情怅惘，听到月亮的呼唤，请应答一声，便会让满世界充满团圆的温情，让你的心中亮起月光的光彩。

——摘自《潍坊日报》

文苑

面善

□ 聂学剑

在街头闲逛，对面走来一位中年人，远远地冲着自己打招呼。我也赶紧迎上去，但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位陌生人。那人尴尬地笑着说，认错人了，哈哈。

我也常常犯类似的错误，与人擦肩而过之际，忽然发现对方特别面善，觉得曾经在哪里见过，误以为是熟人。走得近了，甚至都主动握住人家的手了，双方寒暄时，才猛然发现，对方只不过是位面善的陌生人。

面善，有两种含义：一是面熟，似曾相识；二是长相和蔼可亲，一见如故。

俗话说，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。连树叶都可以做到各自不同，遑论人类的面孔。这世界真是奇妙，每个人的面孔也就是两个巴掌大的面积，就在那方寸之间，同样的五官却演绎出千变万化的面容。世界上七十亿人，面孔各个不一。其中，就有人给人的感觉总是很面善，很温暖。

面善的人，就像是一片好看的树叶，朝着阳光迎风颤动，拥有让人总想接近的亲和力。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形象，更是宽厚包容的长期修养使然。在纷纷扰扰的红尘世间，遇到一个面善的人，总有一种感情上的“撞衫”之感，觉得对方是应该可以熟悉的同类，甚至是朋友，是知音，是息息相关、休戚与共的知己候选人。

与面善相关联的还有一个词叫“面善心狠”。它像香甜面包里的一粒沙子，让人在享受美味时忽然被狠狠地硌了一下。

所有的境遇，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那些面善心狠的人，像极了披着羊皮的狼。他们是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反面角色。与他们相处，吃过一次亏，上过一次当，心智就被被动地成熟了许多。换个角度看，也不错。他们一定是上天派到人间的生活教员。没有他们的存在，世界上所有的人可能都是“傻白甜”。

但是，我依然珍惜遇见中的每一个面善机缘。它让人如沐春风，倍觉温暖。只是春季的天气，也是善变的，常常乍暖还寒，忽冷忽热，最难将息。但春天更多的是光景明媚。微笑着走近面善，欣赏并快乐着就是了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